



秦 牧 著

远洋归客

中国音乐出版社



远洋归客

秦牧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年·北京

远 洋 归 客

秦 牧 著

*

中 国 书 号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35号

天 津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5印张 92千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75,000 定价(6)0.42元

內 容 提 要

十九世紀末叶以来，万恶的殖民主义者对我国海外侨胞，进行了野蛮的迫害和残酷的剥削。千百万华侨在殖民主义的重压下，过着万分悲惨的生活。这本小说可以说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血泪斑斑的华侨生活的一个缩影。

小说里所写的主人公李灶发，是我国南方沿海一个非常忠厚、善良的农民。因为受着地主的压迫剥削，李灶发的家里十分穷苦，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就想另谋一条出路。他被骗去香港后，生活无着，只得卖身到“猪仔馆”，受到非人的待遇。以后他又被运到夏威夷，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统治下的一个荒岛上去开荒、种甘蔗、做苦工。他历尽了各种艰难，吃了数不清的苦头，和许多穷伙伴们一起，由青年、壮年而老年，把一个贫瘠的荒岛，变成一个富饶的农场。可是，他自己的血液，几乎都被资本家吸干了。那些农场主看见他年迈力衰，再也不中用了，就要把他赶跑。到李灶发七十五岁时，祖国已经解放了，因为得到华侨同乡会的帮助，费了许多周折，他才回到故乡。在我们亲爱的祖国，他看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崭新的生活。受了一辈子苦的李灶发，终于在解放了的故乡过着幸福的晚年。

本书原名《黄金海岸》，经作者修改后，改用《远洋归客》出版。

目 次

1. 一卖千休	3
2. 紅凤	10
3. 罗网	18
4. 招工館的买卖	36
5. 奴隶船	46
6. 一座島屿的故事	56
7. 汗水与金元	72
8. 亡命者	86
9. 繩套	103
10. 五十年的滄桑	115
11. 祖国	128
12. 慈母的怀抱	142

1. 一卖千休

那时是光緒戊戌年間。

农民李灶发从九溪镇上地主家里回来，一路鉄青着脸，不时咬着下唇发呆。官路上一輛大牛車差点把他撞倒，赶車的小伙子說：“乡亲，走路要帶眼睛啊！”灶发拍了拍破衫上的泥土，囁嚅地說了句道歉的話，又失神地繼續走他的路了。

他的一根很少整理的辮子盘在腦壳頂上。这时正是六月天气，他走得汗流浹背，仿佛覺得那辮子也增加了重量，直压得他头昏腦脹。他搖了搖頭，叹口长气，又不禁看起右手大拇指上的硃砂印泥来。刚才，就像做了一場恶梦似的，他在一张白契上盖上了指模。凭着他仅可認識的几个字，他清楚地看到那上面有“凭中說合，一卖千休”等字眼。他輕輕地在心里面念着“一卖千休”那几个可怕的字，涌起一种要哭出来似的受屈的哀伤，眼睛都模糊了。

灶发是一个十分健壯的农民。他臉孔黧黑，眼睛明亮。那笑时露出白牙齒，急起来說話帶点儿結結巴巴的嘴巴，給人家一眼就看出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一家三口：一个老

娘、一个十二岁的妹妹和他自己。凭着他有牛一样的气力，老的小的又都能够帮些田工，耕着一亩七分祖遺的薄田，再向錢家佃入二亩三分田地，加上門前还有一块五分多的菜圃，村尾那边又有一小块种着楊桃、橄欖和荔枝的果基，本来日子也还勉强过得去，不用到地主富农家里当雇工，穿得像个乞丐似的，一年才赚它几吊錢，一世也不得翻身。加上灶发又勤俭，农闲时候，走十几里地上山装鷓鴣、挖土茯苓、割茅草啦；在家里織草席、打草鞋啦；帮人家烧石灰、挖鱼塘啦；两只手就像織布梭子似的没个停的时候。所以佃耕的田地地租虽重，一年得交九石二鉄租，凭灶发一家咬紧牙齦死做，干一頓湿一頓兼吃些薯叶海草也还熬得下去。灶发的媽逢着过年过节总是洗干净手，挑好灯芯，望着灯花結蕊，卜着年成。遇到观音誕、地藏王誕、太阳公誕，她总还到神庙里捐几个香油錢，弄一个紙风車回来，插在窗口，讓它轉呀轉的，盼望轉一个运，讓儿子可以早一天提亲。灶发和吳全家的姑娘——那俊俏的紅凤要好，做母亲的早看在眼里。虽然灶发当着众人面前从来沒和紅凤多說上两句話，紅凤当灶发說話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扭弄自己的衣角，但从两个人的神情，灶发的媽早知道他們的心思了。

不料两年前的夏天碰上一陣龙船水，田园失收，灶发的媽又生了一場大病，就走上了許多农民走过的老路，向鎮上錢家借了十个龙銀^①。錢家看着他还有一亩七分自耕田的

① 龙銀——大洋，上面有龙的图案。

面上，就“慷慨”地借了給他，并把这十个龙銀和那年欠的七石谷租登上賬簿，按八分利錢复利計算。丙申年借的債，丁酉年沒催沒逼，但到了这年，利迭利，息滾息，錢家突然說是本利已滾到九十五个龙銀还多，而且像討命一样催起閻王債来了。

这事情可也有个根由：地主錢崇謙虽說給人叫做二爷，实际也不过三十来岁。二奶奶在錢府里是个管鑰匙有心計的女人。去年清明后她回娘家，要灶发給她抬轎，路經李塘乡灶发家的时候，看到这个佃戶的妹妹宝梨生得俊俏，突然令人惶惑地封了两顆小銀粒，給了她一个賞面紅封包，眼睛直盯得宝梨把头低下来。二奶奶口里不說什么，但坐上轎子却一路轉着心思。她知道二爷迟早要討小，新人来了，一得宠，生下个儿子，她的整个前途就大受影响了。这样的事情，在她的亲亲戚戚中她着实知道得太多。本来，她也可以把心一橫，馬上給他討一个，以后再严严地管束。但一想到成年的姑娘不易控制，一进門得宠起来，做大婆的即使坐在太师椅里受过三跪九叩，喝过她斟的茶，給她改过名字，形势也还是很不利。左思右想，再加上穿插在地主高門大戶的一些三姑六婆的献計，二奶奶最后决定还是找个細皮白肉的小丫头来养在自己身边，对她有严有寬，养大了就給她个“大脚阿姐”的身分。这样做有許多好处：一来是自己亲手养大的，不怕她将来刁蛮，而且一向叫她服侍慣了，不怕她将来不低声下气尊敬奶奶一輩子；二来是有時間可以管教，如果发觉不易駕馭，随时可以把她撵出去；三来这种出

身寒微的人，就是命里有个长短，投井上吊，也不怕她娘家吵上門来。那些参加計議的女人們还窃窃議論說：就算当今的万岁爷吧，也是被慈禧皇太后从小接进宫里养大，今天做了皇帝，也还不敢忤逆她半句呢。二奶奶打定了主意，就对妯娌們放出了空气，說自己量大福大，不但不反对男人討小，还要亲手給他物色一个。而当她見過宝梨一面之后，就把主意轉到她身上来了。

有一夜錢二爷喝得醉醺醺的，二奶奶就以半認真半冷嘲的神气向他談起要买宝梨的事来。她形容說：“我看过的沒有錯，別以为只有你們男人才够眼力，一脚牛屎一脚泥的穷人家，养得出这样細皮白肉，眉清目秀的女儿，真没有什么可嫌的！嘴角那颗痣又是硃砂痣！今年十二岁，再过六年十八岁就給她开面收房。不过話要講明在先啦，可不許你再在外面金睛火眼，像只饞猫似的！不滿十八岁也不許你碰她一下，我这样待你，你如果没有心肝，就是我寬洪大量，你們錢家的神主牌也要气得跌下龕来啦。”錢二爷打着酒噎，笑咪咪地听着。听完，酒醒了三分，他捋了一下胡須，就去翻出賬簿来，查明灶发一家的欠賬。他本来打算把那一亩七分田滾过来的，現在轉了念头，要先把宝梨弄过来。他觉得十二岁并不太小，再过三年，就尽可以要她进房服侍了。想到了对年小女孩子的淫虐，他就总有一种奇特的快感，就正像看到小姑娘纏脚纏得哭哭啼啼时，他所体味到的快感一样。

这就是何以去年錢家不追不討，而今年他家的賬房錢

老四要起本利来却凶神恶煞，几乎連一个时辰也不能延緩的緣故。錢老四三天前亲自追到灶发家里，屈起一只脚蹲坐在长条椅上，长烟杆把破桌子敲得卜卜地响，青筋暴露地吆喝道：“再迟不行！你們想迟到哪一年！任你挑：要嘛就还錢，要嘛就把宝梨送过去。……唉，我看你們就是不会想，把女儿送过去有什么不好，穿好吃好的，讓她去超生，活在你們这种人家，餓得面黄脚肿！”据錢老四的解释，他家欠的九十五个雪花花的銀子，用那一亩七分田去偿还，或者把宝梨送去抵数，都刚好合适。因为照那时农家女儿的卖身价錢，一岁是八个銀圓，十二岁刚好是九十多块。他还說如果願意把宝梨送过去，錢家还願意貼补几个錢，送几盒瓜丁餅食，讓大家都欢欢喜喜。

灶发輕輕頂了錢老四几句嘴，說利息太重，錢老四竟咆哮起来，說借一还二也很平常，最后还提到了王法，要灶发垫高枕头想清楚才好說話。吓得灶发的娘連忙頓脚叱住了儿子。

那时距离太平天国失敗虽然已經有好多年，但因为太平軍打进金陵以后一連十几年間，广东各地的貧农队伍曾經占了不少城鎮，打下佛山，围过广州，所以就是在天京城破以后，广东的总督、知府們一連十几年仍在捕杀“长毛”，除了五花大綁押到法場处斬外，还把人大批装在猪籠沉进江里潭里去。而一般地主紳士，也就动不动搬出“王法”来吓唬农民了。灶发的娘虽然是个乡下人，这些事情倒是很清楚的。

錢老四临走时限李家三天內給个回复。他的威胁使李家三口人陷入慌乱中。灶发的娘坐在門限上，捶着心胸号哭，最后又不断用两手拍着大腿，呼天搶地地干嚎。她在怨自己为什么老了不死，生了病拖下債，連累了后輩的人。宝梨目光瑩瑩地噙着泪水，仍在做着家头細务，不时用衫角揩拭眼睛，怯怯地窺看媽媽和哥哥的面色。灶发的那张老实验阴沉发黑，坐在一堆稻草里，无目的地捻着几根稻草，一句話也沒有說。

生活的經驗使他們知道大难已經临头，在決定怎样給錢家回話的时候，灶发的娘主张讓宝梨过去。因为讓女儿做几年婢女，日后嫁出来一家仍可以团圓；如果卖断了田，祖宗遺下的薄产沒有了，就無論怎样也不能熬下去，一定弄到流落他乡乞食。但灶发不贊成，他認為宁可忍痛不要田，也不要拆散一家骨肉，大不了他张罗几串銅錢上省城香港抬轎去。

灶发的娘苦劝道：“別以为我老人狠心啊！卖断了这田，下半世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这样做，还不是为着一家！宝梨啊！你就当你的狠心的娘死去好了。这样做，你的阿兄就不用离乡背井，我們守得住这块烂田，李家的血脉就不会断。灶发，你听老人家的話吧！……”

“你想到哪儿去啦？媽。”灶发道：“人一进了錢家大門，你就別想見到她了。田沒有了，我們还可以想些办法，沒有粥吃就吃番薯，沒有番薯就吃豆渣薯叶，要死也死在一堆。卖掉阿妹，我們能够在乡里做人么？”

“不是我狠心，我是为着你們啊！”

“嘖！那种日子宝梨过不来的。听人說大暑天給奶奶小姐扇风要扇到半夜，一日三餐还要站在桌旁侍候裝飯。葵叔的女儿卖了进去，葵嬸一年去会一次还要披条紅桌围討个好彩数站在大門外。流几滴眼泪人家也說不吉利。媽，你将来不要把眼睛哭瞎才好。”

母子两人你一言我一語，最后灶发的娘总是又号啕痛哭一場，終結了爭論。

灶发眼看沒有办法，实际上他也看出他娘的心思，在宝梨睡后，四更时分娘还起身点起蚊灯去給女儿照蚊，手提蚊灯呆呆望着宝梨的脸呢。当时灶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他装做睡着，心里面却已經轉着主意要亲自到鎮上去一趟了。

灶发原先心里盘算着，亲自求二爷。如果不成功，就忍痛卖断土地，但仍希望佃耕原地，以后更勤俭一点，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就是。但他的善良的願望完全落了空，他甚至連錢二爷的面也沒有見到。錢崇謙在花厅里正摆弄着一块汉玉，和客人觀賞字画，品着頂上的“白毛猴”，談論着什么人的画有書卷气。被差遣出来接見佃戶的仍是他的那个賬房錢老四，只是二奶奶在錢老四出来之前先吩咐一番罢了。錢老四沉着脸来到轎厅里，不管灶发怎样低声下气，四叔短四叔长地尊他，他只是嗯嗯地响着鼻子。当灶发提到求情的話时，他老是冷冷地发笑，弹着他的长指甲，最后就板着脸孔发脾气喝罵道：“嗤，你这人真是！一丈高九尺沒用，欠債可以不还，还成个世界嗎？二爷吩咐好了，要嘛

就是人来，要嘛就是交契，无謂多講伤神啦。”灶发被迫最后终于答应盖了大拇指印，錢老四却并无半点气平的模样，反而悻悻地說：“想不到你們家的宝梨这样金枝玉叶，既然这样就留給自己疼好了。”他滿肚子不高兴的回到后厅，一下子又再出来，居然說：“二爷講过批田給这样的田仔耕种，口舌太多，决定吊佃了。”

錢家要夺他一亩七分田这回事灶发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虽然上門求情，实际上却怀着絕望的心理。但吊佃这回事却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当他被半推半送攆出大門外的时候，他呆望着銅兽头銜住的門环，呆望照壁上那“鴻禧”两个大字。吞着口水，觉得自己就像生了寒热病一样。

2. 紅风

此刻灶发失魂落魄地回到李塘乡。珠江三角洲乡村的黄昏景色是美丽的。圍繞着村子的是果树和魚塘，村口的榕树和石栗，这时节都正蒼翠欲滴，斜阳在它們茂盛的叶子上鍍上了一层金光。灶发以十分呆滯的眼神望了村落一眼，躊躇了一下，沒有向家里走去，却轉了一个弯，到乡村里唯一的小杂货鋪去。

他知道，回到家里，娘一定又免不了呼地搶天地嚎哭一場。他实在沒有勇气踏进大門。况且，想到卖田抵債并且給吊佃以后，今后的日子不知怎样安排，就更加覺得痛苦。

荒年时候将近餓死的人膝头比大腿还大，眼窝深陷，嘴巴嚙着的可怖的形象，突然在他眼前閃动。他摸着袋里的十几个穿孔銅錢，决定到小杂货店里喝杯白酒去。

这是一間卖些黃烟、草紙、米酒、醬醋之类的乡村小杂货店。里面居然还摆了两张八仙桌供人喝酒。灶发一进去，已經見到一个城里人模样的人坐在那儿剥花生米。灶发要了一碗白干，沒精打彩地喝着。

“这酒好呢，不上头，不烧喉。”掌柜的来撩他講話。

“嗯。”灶发只这么应了一声。

“今年年成不坏呢，我看有七成。”又是掌柜說的話。

灶发点点头，一句話也沒有說。

“怎样啦，灶发哥，有什么心事嗎？”

禁不住这么一問，灶发像受屈的孩子見到亲人似的把自己二年前借了十个銀元，如今卖断一亩七分田还債的事說了一遍。叹息道：“可不知道这日子怎样拖磨下去！”

掌柜的装做十分同情，实际上却津津有味地傾听着，末了又安慰他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紅，有什么好說的！唉，你們也真是想不开，把妹子給他們不就好咯，人家哥哥娶亲，还卖掉阿妹做聘銀呢。灶发，你心好，有好报的。”

灶发望了掌柜一眼，咽了咽唾沫，又喝了一口酒，皺着眉把它吞下去。

隔座那城里人一直十分留神地听他們講話，灶发也发觉那毡帽檐下的两只眼睛不时在打量他。这时那人叹了一口气，把帽子拿到手上，插嘴道：“日子是艰难咯，本来中国

人就够穷啦，现在又在日本签了卖国条约，银子还要往外运，越拔越穷。听说德国兵又在打山东，就是你今年不卖田，明年也得卖。这种年辰，够眼光的人多少出了香港澳门，那里，地头大，你怕饿得死人么？”

灶发惊异地看看那人，这是一个三十多岁、有点烟容的汉子。额下的大痣上留着一小络须，他的眼白似乎多了一点，以致看起来好像总是斜视着的样子。掌柜的赶忙走上前来介绍，说那人是他的表亲，叫做梁昌。

灶发应道：“想去就行了么？无亲无戚，去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梁昌端着酒碗走过桌来，蹲到条凳上道：“自然咯，没人提携，出门三步路都艰难。不过，这世界也真难说，有时人找事，有时事找人，譬如说我的兄弟罢，开了间铺头，就老是找不到老实人做伙计。”

灶发的眼睛闪亮了一下，疑惑地问道：

“是真的么？”

“我骗你做什么？不知道底细的人又不敢用他。”

“你就在香港办事么？”

“我一向都来往香港省城，路经这儿嘛，就来拜望这位老表一下。”

“呃——”灶发沉吟道。“我时时想出外头谋生，如果有机会，不知你大爷肯不肯提携一下？”说着，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道：“不要见笑啦，在乡下实在没有办法。”

“有什么好笑的！”梁昌一本正经回答道。“出门人，有

时你帮我，有时我帮你。就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这个心？”

“还講笑，水都浸到脖子来哩。实在没办法，什么事情我都願干啦，抬棺材，做轎夫，我什么都肯啦。”

“大吉利市，何必去做这个！我这人不做个人情則已，要就給你介紹一份正正經經的。譬如說，搬米啦，送貨啦，你干不干？”

“我干得来的都干，就怕我門路不熟，手笨脚笨。”

“嗤，香港地，你以为有好大嗎？就是一个山轉来轉去罢了，走几圈就熟啦。好脚好手的，什么事情学不来！”

灶发出神地望着梁昌，他充滿兴奋、惊异、惶惑和期待的情緒，以致覺得四肢都癱軟起来。

一直在整理着雜貨的掌柜，这时也插嘴道：“灶发，你真的舍得你娘？你还没娶亲哩！”

“她还硬朗，真的一家人守在一起等死不成？”

梁昌抖动着面部的肌肉，插嘴道：“出去三年两載，回来娶一房亲，生个儿子給老人家抱不就行罗。”

就这样越談越入港，最后談到路費問題，梁昌表示願意借給他两个銀元，只要灶发到香港后付还就行。灶发猶豫着不敢接受。梁昌說他要迟一两天才走，如果有需要时再找他不迟。还撕下一张紙条，写下了自己在香港的地址，囑咐灶发到时按門牌来找。

灶发又是伤心又是兴奋。他走回家去。失去田产和給人吊佃的事情使他悲痛，但是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又使他对未来有了憧憬。他想着如果能够到城市去，今后一定要